

河曲縣志卷之七

藝文類

疏

明

乞恩分理民情疏

正德九年

保德州
歲貢

張綬

臣原籍山西太原府保德州人臣伏覩宏治十八年詔書內一欵天下軍民利病時政缺失有可興可革者許諸人直言無隱欽此欽遵竊見本州與河曲縣地方極臨邊境山嶺陡峻溝壑坡渠十無一地堪種田苗遞年以亢旱歉收本州與河曲縣歲辦額設夏

秋稅糧不下四千餘石穀草五千餘束本布政司起派宣府沿邊
倉場上納臣本處設有保德守禦千戶所官軍歲支歲用倘遇聲
息動調客兵一應錢糧却坐撥平陽府所屬州縣上納竊臣本州
道路崎嶇車輛難行止是驢駝擔挑運送不前或典男鬻女方得
完獲艱苦萬狀兼以宣德年間奉例續添禦冬守河人馬五百接
連河曲縣界俱有黃河渡口東接大同雁門等關西通陝西榆林
延綏等處最爲緊急衝要人民愈加疲憊如蒙聖恩憐憫乞敕戶
部轉行山西布政司將臣本州與河曲縣額設稅糧草束遞年存
留本處倉場上納以備官軍歲支歲用上不負國稅下不苦人民

庶免貽患誠爲萬便臣不勝感戴聖恩之至奉旨依議行

考

清

漢瓦考

保德州
知州莫兆文

近訪得距河保營十數里有灘名太子娘娘者土人每鋤地得瓦當上有萬歲富貴四篆文河曲黃樂山茂才見賜一規已琢成視背有篆文完好古色爛斑信可寶也第此物究未審爲何時所植據縣志則指太子灘爲漢孝文所居娘娘灘則薄太后所居查孝文封代去此尙遠因何臨幸此地且爲建宮耶考明史地理志娘娘太子灘爲套中渡河要路河套本中國地也東距河則山西之

偏頭關西距河則陝西之甯夏衛戰國屬趙至秦爲河南新秦上郡九原地沿河築城漢置五原郡主父偃所謂河南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內省輸運戍漕廣中國邊備者是也唐張仁愿北距黃河因趙武靈故址築三受降城宋爲夏人僭據元滅夏置中書省謂之中興路有明追元敗將於察罕腦兒逐王保保後城東勝州千里之地牆塹墩臺居然腹裏也自余子俊等陰用葉盛之言設重兵榆林築長城東起黃甫川西至甯夏乘障列燧畫壤分疆始棄河套於外蓋唐築受降城是禦夷於河套之外也明築榆林堡則養夷於河套之中也然則有明以前河套皆屬內地漢置五

原與代犬牙相錯孝文封代由雁門偏頭關渡河西至長安正
里而近所謂娘娘太子者或孝文奉太后往來於此因以名之歟
或曰有明隆慶間封俺答爲順義王通互市山西市場立水泉營
邊外俺答死又封其子黃台吉爲順義王越三年死子捨克立廟
捨克立死無嗣其妻三娘子者故俺答之婦也歷配三王主兵柄
爲中國守邊保塞衆畏服之乃封爲忠順夫人率所部効職貢自
宣大至甘肅不用兵者數十年今按互市之水泉營距河灘不甚
遠竊意欵塞以後如忠順夫人者邊人德之立廟以祀亦未可知
然不可考矣姑存二說以俟後之考古者決之

伏讀考內謂漢文封代距此尙遠緣何臨幸此地且爲建宮耶以
下歷歷考據而斷以孝文封代由雁門偏頭關渡河西至長安城
孝文奉太后往來於此歟是矣又疑爲明隆慶間俺答婦忠順夫
人者邊人德之立廟以祀則殊不然夫祀忠順夫人宜止有娘娘
廟不應更有太子灘矣且兩灘之名並不始於隆慶間查誌載萬
曆二十五年京兆苗公朝陽有重修聖母祠碑記云聖母祠者神
漢文帝母薄太后也太后生文帝爲呂后誣貶載在野史今壁間
趙漢紀述考覈甚詳而河中二灘邑誌辨疑不爲無據又云瓦頭
有萬歲富貴字則爲皇王聖后之廟無疑緣河水奔騰且北岸鄰

虜不使修復正統元年總兵李公謙改建於此有碑可考嘉靖甲寅叅戎王公懷邦重葺之按正嘉在隆慶前廟已重修當時尙無忠順夫人也安得祀忠順乎夫苗公爲邑人官京兆有碩學於時事宜無不知於考古宜無大謬萬厯距隆慶不遠豈有爲忠順立廟而公不知直指爲祀薄太后者乎由是言之考中前說近是後說可以不存

常允恭謹識

河源考

黃宅中

舊志謂積石在縣境內者此蠡測之說也考秦邊紀略所載積石
卽今積石關在河州衛一百三十里漢宣帝置河關縣隋置河關
郡宋積石軍駐其地稱積石城明洪武五年置河州府十二年置
河州衛爲臨洮府河入中國始於河州禹之導河積石是也黃河
出青海之噶達素齊老山東北行經甘肅出長城折東而南環函
蒙古鄂爾多斯旗是爲河套入長城經陝西東山西西復折而東
經河南東出江蘇入於海吾邑以河曲名者乃黃河入長城之一
曲也按漢書及水經皆言河源一出蔥嶺一出于闐蓋出蔥嶺者

爲正源出于闐者爲旁源而蔥嶺之水源委數千里不滲於沙不隔於嶺故自古溯河源者必自蔥嶺也蔥嶺諸山發脈於岡底斯山

國朝康熙五十六年遣喇嘛楚兒沁藏布蘭木占巴理藩院主事勝住等繪西藏西海輿圖測量地形以此處爲天下之脊衆山之脈皆起於此

聖祖仁皇帝諭大學士九卿等曰梵書言四大水出於阿耨達山下有阿耨達池以今考之意卽岡底斯是唐古特言岡底斯者猶言衆山水之根蕭德言括地志謂阿耨達卽崑崙雖地遠莫考然宇內衆

山水皆導源於岡底斯則岡底斯乃崑崙之正脈也自崑崙東踰嘉峪關經肅州甘州南爲祁連山東經永昌南爲雪山元史以朶甘思東北部有大雪山名六耳麻不莫刺譯言騰乞里塔指爲崑崙不知自蔥嶺東行爲古天山縱橫七八千里一涓一滴皆匯於羅布淖爾卽蒲昌海也由羅布淖爾東南伏流沙磧千餘里重出阿勒坦郭勒噶達素齊老之水伏流初見輒作黃金色乃漸及於近世之所謂星宿海若如元史所言則河源至崑崙已行三十日程河繞其三面是崑崙爲河所經之地而非源矣

高宗純皇帝披覽侍衛拉錫舊所具河源圖貴德之西有三崑都倫河入

河水爲蒙古語以橫爲昆都倫河之橫者爲昆都倫山之橫者亦爲昆都倫彼昆都倫以橫山得名說者不察遂以三河之名附會而誤復讀

御製宋史河渠志文正大雪山之非崑崙而爲禹貢之積石山西域自漢

武帝時通中國張騫始發其端厥後開置四郡設都護輪臺渠犁皆置田卒則大河所注皆在節制之內班史言南北有四大山中夾有河河兩源一出蔥嶺一出于闐東注蒲昌海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積石山爲中國河其言信而有徵自唐以來誤指西海境山爲崑崙反誤史記漢書所稱西域河道

爲非是則舛謬甚矣禹貢導河自積石言治水之功之始非謂河源山海經水經注因河源重發於積石則舉青海境諸大山以包舉諸地言積石而星宿海亦在其中也積石山今之阿木奈瑪勒占木遜阿林山形蟠屈數百里其脈自祁連山南出迤邐而東皆積石一體也大河自西方流繞其南合三昆都倫河折而北而轉西繞其東北境與庫庫淖爾相望蓋環積石三面一千三百餘里大河自此東北折由溫泉邊入貫德堡泉流漸濁復其本性蓋自崑崙正源青海重源再伏再見至此始名黃河焉我

朝康熙間裁定西藏雍正間廓清西海乾隆間平定準噶爾四部疆

理西域一視侯甸於是由蔥嶺和闐伏羅布淖爾重發阿勒坦廓
勒大荒以外潛見不常之靈蹟瞭如指掌大河源流可一一按籍
而知也

邊牆考

黃宅中

邊牆卽長城也長城之名列國多有之不但北邊其在北邊者秦
宣太后時築長城以拒胡趙武靈王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
闕爲塞而置雲中雁門代郡燕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秦滅六國
使蒙恬北擊胡因河爲塞塹谿谷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世所稱
秦始皇萬里長城是也其後漢武帝築朔方繕故塞魏泰常七年
築長城延袤二千餘里齊文宣帝周宣帝隋文皇先後修築長城
明嘉靖中總督翟鵬鑿長塹於近垣自鎮邊堡而東至陽和後口
鎮河堡而西至老營堡鑿爲長塹楊襄毅公總督宣大山西軍務

築邊牆招還內地民爲寇掠者千六百餘人明之邊牆古長城也
河曲自石梯隘口起陽沔廵檢司河會五花城唐家會以至河保
營邊牆舊跡僅存邊外平田得資灌溉葦麻榆柳之利勝於山鄉
廢埕頽垣漸且夷爲道路居人忘其爲邊也百餘年矣黃河來自
口外船筏運載商販流通今之縣治當水陸通衢十里長灘牌外
牌內分界之地市肆田廬人烟輻輳昔之邊隅廢壤今爲樂土腴
田然則邊人之食毛踐土者可不思其所自來哉

說

清

櫺星門說

湖南沅江縣志錄出

先師廟制自正殿而南有戟門有櫺星門戟門始宋建隆年間準儀立戟學者類能言之至櫺星則難解其義按詩經小序云緇衣繹賓尸也高子曰櫺星之尸也漢高祖始令天下祀櫺星後漢書註靈星天田星也欲祭天者先祭靈星宋史禮志云仁宗天聖六年築南郊壇外壇周以短垣置靈星門夫以郊壇外垣爲靈星門者所以象天之體用之於聖廟蓋以尊天者尊聖也其移用之始

於宋景定建康志金陵新志並言聖廟之靈星門惟元志誤以靈
作櫺後人承而用之釋文云櫺者門楣總格也陸放翁老學菴記
窗格縱橫相間名星眼或曰義取於疏通遂借爲窗櫺之櫺歟

教規淺說

訓導
譚遵憲

從來民風惟視乎士習而士習必本於教規余以菲材職司訓導祇有率士勵行勸士勤學二事所當勉也然事雖二而理則一學則學所當行非第尋章摘句行卽行其所學要當矩步繩趨敬立爲教規特期遵守每月定期課文會文之暇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朱子白鹿洞教條及讀書法爲諸生程式學既有得行亦無忝曾子云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多士其勉之哉夫制藝取士始於宋時而宋胡安定先生教授蘇湖立經藝治事三齋以教學者一時從遊之士明體達用所學在是卽所行在是今

海山縣志 卷一
十一
朝廷取士初場必試四子書藝自

仁廟表彰朱子纂輯全書頒行學校以爲準的俾知四子書之神益身心而有資於世用者如其大固非徒求工於文詞專尙乎舉業也倘謂取士專在舉業而舉業專重文詞則是古來經史不過爲富貴之資今之鄉會試亦僅利達之終南捷徑耳其爲士謀身家求富貴利達則善矣獨不思

朝廷養士亦安用此富貴利達者乎况官之命名曰教諭曰訓導豈彼士子不知求富貴利達而必設官以諭之訓之乎且朱子有云舉業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倘由舉業起家行義達道濟世安民此

又訓導所深望也昔吳公舉賈誼秀才上治安策范文正公做秀才時卽以天下爲己任多士聽訓導之言不自菲薄文章經濟三以貫之希聖希賢有爲者亦若是而已矣時有進而言者曰信如此則亦何須月課乎余曰古者士見君必有贊凡修之家而獻之廷者必傳贊以獻之今之時藝卽士見君之贊也贊不中式其所修而獻之者概可見矣况言者心之聲必寢食經史時以義理浸灌其心而後可以代聖賢立言雖風規氣格各成一家莫不有當於體裁李翱有云創意造言各不相師而其歸則一卽今所謂中式也士子進取以時藝爲發端以聖賢爲趨向言其所學卽行其

所學學與行非有二也今按月考課申以條規願多士遠大自期
無安小就勵行勤學不間課程務使學習舉業之身慎爾言敏爾
行端身範於膠庠達乎古通乎今顯才猷於家國出則爲好官長
處則爲好秀才舉業之中非卽聖賢之學歟言者雖唯而退時乾
隆丁卯除夕也

古黃河源委說

黃宅中

大禹治水首黃河自崑崙發源萬里而來禹導之自積石龍門特溯其入中國之始以爲肇端非如後人必追窮河源好博而不適於用也由積石東北而南計之千里至龍門爲西河龍門在冀州呂梁山石勢崇竦其流激震禹治其北鑿龍門分殺其勢因其迴流之性而導之又南至華陰在陝之華陰縣自南而東至底柱在河南陝州之三門山又東經孟津河南府孟津縣過洛汭鞏縣至於大邳爲大名府濬縣臨河之水北過澤水爲真定冀州北枯降渠至於大陸屬中山郡今真定邢趙深三州之地北分其勢播爲

九河復同聚一處而爲逆河以入於海其故道皆在河間滄州南
皮東光慶雲獻縣山東平原海豐由甯津吳橋南皮諸處直達入
海是爲禹之故道也

今黃河源委說

黃宅中

黃河自積石東流入甘肅境折東北流經西甯府南蘭州府北合
烏蘭河大夏河洮河大通河又經甯夏府合清水河又東北流入

鄂爾多斯右翼中旗境經六部落自烏拉特旗南鄂爾多斯左翼
前旗北南流入山西境經歸化城合圖爾根河烏蘭木倫河入境
合黃甫川九股水經保德州合大澗河及葫蘆山水又經汾州府
合湫河三川河又經隰州合仙芝河昕川河又經平陽府合清水
河羅峪河又經蒲州府合流河涑河折東流合媯汭水又東合清
水河沅河入河南界經陝州合宏農河乾頭河青龍河又經河南

府北懷慶府南北合渙河豬龍河廣濟河沁河南合洛河汜水經衛輝府南開封府歸德府北東流入山東界經曹州府南又東入江蘇界至清河縣與淮水會於清河口由雲梯關入海此今日河流之源委也統計河之大勢自甘肅蘭州流出塞外河皆東北流自歸化城折而南流經托克托城薩拉齊入吾縣境河皆南流至河津縣過龍門之險至於底柱又折而東則河南陝州也甯夏據黃河上游引水溉田獨享其利故諺有天下黃河富甯夏之語邊外沙漠之地平衍無際溉以黃河之水便成腴田惟河西草地例不準漢人開墾利之所在民盡趨之邊民私向蒙古人佃耕者多

致富饒是河曲以上之黃河歷數千餘里有利而無害也河曲西岸爲陝西榆林府府谷縣界一河之隔秦晉分圻峭壁層崖束洪波而南注怒濤觸石聲如巨雷操舟歷險處處皆然而最險莫如天橋邑志所謂天橋雪浪者是也過此則臨縣之磧口河漳縣之龍門然皆束於兩山之間雖奔騰澎湃不能泛濫四出而爲患亦不能引河水以溉田是河曲以下之黃河歷千有餘里無利而亦無害也惟入河南境則河高於地修築隄防時虞潰決入江蘇境則又河合於淮一或倒灌又礙運渠此有害而無利河防之經畫

上煩

水田集言 卷一 五
國計下係民生非止一方利病也吾邑僻處塞垣地多沙磧濱河之
田得資灌溉者雖多而鄉人之耕商於邊外者絡繹不絕甯夏之
粳稻口外之麥粟造船編筏順流而下河曲先食其利而後波及
於汾平諸郡無水之害可得水之利可不謂偏隅之大幸乎

序

明

易經叅註序

解州
學正 苗敏榮

易之爲書經四聖人發明如日中天極其明顯世人咸以深微訝之皆惑於易不可爲典要之言耳蓋所謂易不可爲典要者本剛柔相易而言如初本陽位也而陰居之則從陰看夫子恐人不解而示以觀玩之法詳載繫傳理本顯而以晦求之辭本淺而以深求之四聖人意本同符而以異求之未有不茫然者也繫傳有云易之爲書原始要終以爲質夫始終謂卦畫之上下也文王觀卦

畫恐人不識故從初畫至上括一卦之大意而統爲言謂之彖辭
故曰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是所謂質也至論六爻相雜則分
類於二四三五較難易於初上決其備於中爻皆所以示人觀玩
之法也又爲之廣其象如乾爲馬坤爲牛此大綱也大畜四爻辭
云童牛之牯時說相傳以童牛指爲九三九三爲馬而言牛固非
且辭謂童牛之牯而解謂牯童牛是顯而以晦求之者也又九六
之稱本於河圖故繫云參天兩地而倚數時說謂數皆倚此而起
本倚數而謂數倚是淺而以深求之者也夫子又作彖傳所以釋
彖辭小象所以釋爻辭於彖未明但看彖傳於爻未明但看小象

固無不可知者如解卦彖辭其來復吉傳謂乃得中以蹇卦坎在上爲難變解則坎來居下而剛得中所以難解爲吉人不看卦畫但從解字猜想謂休養復舊意非不通却與卦爻之意相懸絕豫卦四爻小象言志大行正是聖人以順動而刑清民服世說六五貞疾以九四爲權臣跋扈四苟可以跋扈言又豈能得由豫而民服大行其志也哉此不味順動大旨而膠執乘剛二字又與爻卦之意相懸絕矣是同而以異求之者也余幼讀易始未能明博觀諸家之說俱未有開豁余心者乃專精以思頗有所得漫著三卷名一得解已付諸梓矣然人每有所疑問則不能決又進而求每

讀一句輒進一解沈潛日久始悟觀玩之法夫子已明示人循其
法而尋繹之自覺豁然貫通或可以啟天下之蒙也故敢附參於
本義之末云

清

臨川文稿序

知縣
韋廷徵

曩官河曲適武鄉郝砥峰先生司鐸是邑不獨論文甚洽且深敬其爲人先生諱廷棟別號臨川端方篤謹有古君子風舉乾隆壬子孝廉任河曲五載丁內艱歸里服闋授榆次教諭著有臨川文集爲文甚多先生卒之十年及門黃惺齋太守輯其課藝三十篇刊爲一冊課塾中子弟且誌不忘先師手澤之意囑余爲之序先生受業李凝度太史門能爲古文茲所刊時藝皆課諸生作非其至也然其言曰制藝代聖賢立言講明乎六經之旨則其理明淺

淫於史漢唐宋八家之文則其氣暢工於鍊格則文境不平善於用筆則文機不滯如山之若斷若續而有峰巒也如水之忽起忽伏而有波瀾也而其要訣則熟之一字盡之讀前人之文朝夕熟誦必令滾滾出口如瓶瀉水精熟之至則與我爲一作文時吾意所欲言隨其所之應筆而出有不可名言之妙余聞而韙之今讀其文思其言回憶相對論文時忽忽二十餘年而不能無人琴之感也因著先生論文之意弁之簡端惺齋學於先生者當以余言爲然也

王耆賓章壽序

訓導

郝廷棟

介壽風宇內矣闕宮之頌曰俾耆俾艾雍之頌曰綏壽介祉顧黃髮台背所在多有惟日竭蹶於口與體之不遑曾不得自遂其飽煖歡聚之樂非詩人所謂壽也近學士家摘藻擷芳約取仁者能壽大德必壽之旨爲理數之符券然吾以爲壽也者一家之慶非一人之福也何則天之報施善人也不於其身於其子孫天旣爲善人生賢子孫必不令其子孫有不全不備之憾以辜泯其祖若父好善不倦之盛心是說也余未通籍時嘗力持之嘉慶庚午司鐸河曲每留心此地之高才博學與其耆年碩德聞鄉飲耆賓斐

翁者年彌高而德彌邵家號素封而好善樂施戚里待以舉火者數十家其植躬應世諸大節均堪取爲里人式爲心儀者久之會以事至其家皓首龐眉精神矍鑠長厚之風見之令人起敬而桂蘭騰芳孫曾繞膝能備五福之全乃歎曩所聞之信而非虛而余數十年來所嘗力持之說爲確然其益可據也乙亥孟春爲翁祝八旬之慶子若孫後先林立相與融融焉洩洩焉拜舞於前家庭盛事何快如之余雖自愧不文然於公則樂爲之慶非第爲之慶慶其子若孫一堂四世庠序聯鑣得以永享公之福蔭且常得承歡以盡孝思於無窮爲天倫中罕有之樂也

勸修舊城西水道序

道光二十
四年

巡檢

戴振宗

乾隆年間移縣治於河保營當日之城仍名爲縣故曰舊縣也城之東北文廟在焉學官守之其西南恒羨倉在焉巡檢守之治廨雖移而二者之官守如故所以重學校慎倉儲也當縣治未移時戶口殷繁商賈輻輳城池間有頽壞守土者倡勸於上邑居者助輸於下隨時葺修事亦易舉今則人烟寂寞市井蕭條城郭垣墉日就頽圯蒞斯土者每以不能振興爲愧然無損於祠廟倉廩者尙可緩也惟城東水道壞則不利於文廟城西水道壞則不利於恒羨倉是二者廟與倉之興廢所由係也顧不重歟嘉慶己卯大

雨東西水道俱壞其明年邑人黃貞菴先生偕其從兄廷石及從堂弟廷舉廷繪議各捐緡錢修城東水道不兩月而工成道光元年苗君干畝其族孫淑捐貲修城西水道亦不兩月而告竣當是時也邑之人喜相告曰兩水道旣成今而後文廟可以無虞恒爨倉可以無恙民居亦賴以莫安矣越二十二年壬寅大雨兼旬邑中屋舍傾敗者無數城東水道雖幸無恙而城西復壞癸卯又大雨而壞益甚其陷也南北長一十一丈三尺東西寬八丈四尺深八丈二尺廣闊二十八丈三尺城垣之頽者亦如之嗚呼及今不治勢必南衝倉址且日積旣久西南旣陷東北亦傾不獨倉儲無

地而學校亦不能復存修之既不可緩顧費安從出乎或曰往者東郊外郝家橋邑人共修之且君下車之初勸立義學邇年又修城南凌雲橋事雖衆擎君獨創始何昔易而今難耶余竊念河曲自嘉慶十二年連歲荒歉積今已十三年矣去歲又被雹災其困尤甚邑之人雖曩稱急公祇恐心有餘而力不逮惟有乞之州尊稟之縣主商諸邑紳士之現蒞官者或倡以言或助以財庶幾斯役得舉廟與倉得以不廢非獨蒞斯土者之幸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邑人士必當踴躍從事也至若農工商賈量力襄助集腋成裘亦不無小補云

趙昌運太翁世德衍慶序

黃宅中

河曲故火山軍地居塞北風氣剛勁生其地者多英偉果毅之材考之邑志以鄉賢著聞者唐李司徒河東節度使兄弟繼美勒勳鼎鐘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余讀楊少尹詩所謂弟兄間世真飛將貔虎歸時似故鄉者竊歎英風偉績至今猶傳而吾邑山河靈秀之氣必有所鍾也夫河曲武科之盛久矣其以武進士致通顯者代不乏人近劉湖山軍門更以瑰奇倜儻之資膺鎖鑰之任建闔南邦爲桑梓所矜駭而夸耀卽趙氏一門後先輝映累葉著咎者尤指不勝屈今觀趙翁景齋之二子聯捷武闡地靈人

傑之說徵於古不更將驗於今歟翁名昌運幼習儒業讀書卽了大義及壯業商治生奉其先訓生平處已接物惟守不欺二字性嚴直口如其心鄉人莫不信之閭里排難解紛事有不決一言折之無不心服慷慨好施急人之急如饑渴焉是其爲子孝與人忠持身篤實淵深如樹之有本水之有源也翁舉丈夫子二長名世鳳道光辛巳舉武闈榜名列三十有二次名世麟丁酉獲雋名次與乃兄相符而翁於捷報之前三日夢之一所宮殿宏敞上有端冕而坐如世所畫漢壽亭侯像者傍列畫燭數十翁隨衆取一燭插案上旁有一絳衣侍者曰爾其再翁又取一燭插之醒而述其

夢於人或曰是殆世所謂揭曉撤燭者耶已而次子捷音果至嗚呼是亦奇已賀者盈門余乃揚鱣而言也曰科名以人重乎人以科名重乎試觀李氏兄弟建節秉麾知遇結於九重功名垂於後世要其生平自矢孝友忠誠世德所培敦龐純固故能上邀

朝廷之寵遇下孚里黨之聲聞我

朝菁莪造士庠序儲材孔孟之學不廢孫吳文事之修不忘武備無非欲以有勇知方備公侯心腹之需况吾邑地近三邊士馬精練今科之捷三鳳齊鳴磊落英多惟邦之彥太翁二子能念

朝廷作育之恩思堂構貽謀之澤勉爲忠孝大節不以一時之科名

自喜吾見颯颯之羽儀將舒采於阿閣振振之仁厚將發祥於德門他日垂名竹帛如李司徒兄弟之屏翰王家方不負

聖天子作養人材之至意而太翁福祿優長永食其報皆此不欺二字守之於身教之於家驗之於鄉黨推之於邦國有必然而無疑者余雖不文且欲如楊少尹作爲詩歌以誌一時之盛操筆而待其後也是爲序

祭文

明

祭禹廟文

教諭
郭孔恕

維宏治十五年歲次壬戌三月癸酉朔越十有八日庚寅河曲縣知縣李邦彥等謹以牲醴庶羞之奠敢昭告於大禹聖王之神曰惟神德協於堯位禪於舜當洪水之汜濫承君命以疏通門三過而不窺歲八經而外處卒洩懷山襄陵之勢竟免營巢鮮食之憂地平天成民安物阜報祀之典已行於商周之前奠安之功綿及於後世之遠惟茲河曲久立行祠每於三月之中旬敬潔特牲而

致祭邦彥等忝茲民牧感荷神庥謹率同官用遵故事仰希昭格
俯鑒微忱尙饗

御祭黃河文

兵部侍郎馮清

明正德十三年十月初六日皇帝西巡至本縣唐家會河岸致祭
曰靈鍾坎德功配坤元土地蒙灌溉之麻物類借潤澤之利故茲
渡口惟爾司寄朕西巡狩適經此地泛泛楊舟青龍駕翼招招舟
子元旂導御往過來續神功助濟備茲牲醴陰饗朕祭敢告

過唐家會渡口祭黃河文

舉人 王 鏞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四月戊戌朔越十有八日乙卯欽命行
邊武英殿大學士兼兵部尚書都察院都御史翟鑾等謹以牲醪
致祭於西瀆太河之神曰維神稟天地之精當一六之位來自天
上行由地中界限華夷剖分秦晉勢凌九域之大名冠百川之尊
是以古人之祭水也先河而後海重其源也茲當晉鄙之隅實惟
河曲之津濟官軍之往來通國家之脈絡鑾等欽承王命鎮撫邊
陲北自宣大西連關陝千里餽糧每懷饑色三軍敵愾敢期挾纊
勉圖國計冀賴神庥神其有靈尙宜默佑尙饗

河會建城祭土神文

應天府
府丞 苗朝陽

欽差整飭岢嵐等處兵備按察司副使辛志登分守西路河曲營
叅將林桐謹以牲醴庶羞告於后土之神曰惟神博厚立極持戴
配天融結則爲山川築鑿則爲城塹矧茲西北邊陲之地尤爲中
夏軍民之防域民固不專於封疆而守國實莫先於設險志登等
欽承上命相厥茲土風藏氣聚水繞山圍控雁塞以標雄壓龍荒
而挺秀是用卜吉動土起建城垣設立守備兵馬謹齊心控告仰
冀神庥築土編茅民夫効子來之義崇墉高壘大工底不日之成
庶將藉金城湯池宏運帷幄兵有爰止爰處益壯貔貅鎖鑰嚴於

北門王庭終無南暮矣志登等不勝懇乞祝願之至

清

祭明中丞蔡忠襄公文

知縣
馬雲舉

大清順治四年七月庚子朔越十有八日山西太原府知河曲縣事姻
眷姪馬雲舉謹以牲牷明水之儀致祭於明故山西巡撫謚忠襄
蔡公之靈曰嗚呼地有河嶽天有日星家有孝子國有忠臣浩氣
相匹百代維貞粵我太翁邁跡自崑理探濂洛學貫天人少躋雲
衢長步承明爰理於越克允克明乃贊秩宗惟寅惟清爲皇造士
濟濟國楨于藩于宣如翰如屏嗚呼前王鑒公於廷謂予晉邦厥
維朕城誰秉節鉞惟公是勝豈期不造大厦將傾安史西來氣焰

沸騰提兵三千奔走河津賊旣渡河勉守孤城尙發巨礮糜賊干
丁昊天不弔毒霧晦冥矢窮力盡賊乃附城公憤填臆仗劍蒞軍
手刃二賊公亦被兵頸繫如線披耳缺唇公尸不仆泰山其崩鳴
呼哀哉先朝養士凡三百齡誰當國難慷慨殉身自公之死環義
成仁遠方張許近匹廬陵丈夫至此可以不恨計自公難厯亥自
申四年於茲親故莫聞比予小子誕事

大清一第作令晉鄙河濱來自太原溯公之靈憶辰之冬侍公於庭道
氣從容金玉是聆粵夜達旦公誨諄諄緣此締媿弱子作賓豈期
永訣白楊冥冥小子在斯公將南行嗚呼哀哉公成偉節余戀微

名異代相感
公知我心
公靈不移
夢寐冀親
嗚呼哀哉
尙饗

祭前縣張星樞公文

知縣 金福增

維年月日同知銜河曲縣知縣金福增謹以牲醴庶羞之奠致祭於星樞張公之墓前曰蓋聞召父杜母遺愛長存雍友楊師前型未遠惟公清河望族滇水名宗金榜聯登奪錦歸而偏能製錦火山出宰操刀試而不必藏刀敷豈弟於七年羣服善人之教沛恩膏於百里何慚神父之稱家有賜書花紅匝縣案無留牘草綠園扉鼓勵膠庠學校之譽髦蔚起巡行阡陌閭閻之疾苦周知興水利以宜民沃齊鄭白課農功以善俗治紹龔黃榷楚弗施雀鼠盡消其爭競萑蒲永息豚魚遂感其肫誠德可布夫陽春仁風普扇

災可禦夫亢旱甘雨隨車蠅蚋必斂置塚地則眠牛協吉鯤鮪不
鬻禁澤梁則涸鮒蒙恩修雉堞於巖疆軍書旁午闡鴻文於邑誌
聖教重申藝苑掄材舉賢能而雲龍共奮蘭防習武整團練而風
鶴無驚方期澤被棠陰長享久安之治詎料悲歌薤露遽殫盡瘁
之躬當斯時也苦雨荒涼舉家痛哭愁雲黯淡全境哀號麥飯一
盂望靈前而泣拜桐棺三寸顧身後而歛歔撫宦橐兮蕭條檢行
囊兮羞澀雖曰緹縈有女燕翼難貽其如伯道無兒鳳毛誰嗣淒
淒旅櫬千里思歸鬱鬱佳城萬民留葬首邱未正招魂從豹耳梁
邊抔土初乾奠魄向虎頭巖下立陸雲之社社亦圖形讀羊祜之

碑碑能墮淚型仁講讓化直姪乎慈君崇德報功祀早隆乎名宦
福增久聞善政忝列同官惟慎惟勤勉學後塵之步克威克愛尤
爲前事之師感春露與秋霜聿修時祭奠椒漿與桂醕爰冀神歆
尙饗

牒城隍祛狼文

金福增

維同治六年七月日同知銜河曲縣知縣金福增敢牒告於顯佑
伯城隍之神曰在昔洪荒未靖禽獸偪人綱紀不修豺狼當道逮
觀虎武龍文之治左賢右戚之朝乾暉耀而梟獍無聞坤維奠而
魚鼈咸若卽有毒物靡弗潛蹤是以韓昌黎之刺潮州能馴鱷暴
左懋第之令韓邑克去虎災未有天狗羶羊幸逃柳綆邠驢山鼠
不就殲夷者也茲邦古號巖疆今稱瘠土男耕女織夙著和親物
阜民康罕遭疵癘乃執政者未歌董毒而啞人者競肆狼貪始而
晝伏宵行雞犬半爲果腹繼則呼羣引類孩提亦被傷身城狐野

鬼之蠶陵無其陰險封豕長蛇之翦食遜此克殘惟神德秉聰明
職司保衛威靈赫濯顯護蒼生精爽憑依隱懷赤子每禍淫而福
善降鑒無私若捍患而禦苗祈求必應福增情深蒿目痛切剝膚
用敢疾首陳詞齋心引咎或是昭昭垂警亟宜修德以回詈要惟
冥冥通誠敢弗爲民而請命伏乞弓開虎報鏡照烏臺付甲作以
盪除拯丁男之疾苦自見千秋崇奉聿隆享祀馨香應推一念痾
瘳遠冀幽明感格謹具牲醴用伸虔告尙饗

祭雹神文

金福增

維同治十一年三月日同知用河曲縣知縣金福增謹以牲醴庶羞之奠致祭於胡邑龍王之神曰洪維尊神勲隆漢代位列天曹既赫聲而濯靈克禦菑而捍患方今

聖人在上

邴治亢中玉燭調時無陰伏陽愆之害璣衡齊政有和風甘雨之麻又况邊塞嚴寒農人疾苦禾皆晚熟期餘九而餘三田可豐收庶斯干而斯萬聽雷聲之號號恐懼交榮望雲氣之蓬蓬禱祠咸集伏乞尊神念下民之艱食俾裕蓋藏體

上帝之好生永消沴戾節逢立夏牲牲載祀於西郊歲望有秋黍稷畢登
於南畝尙饗

贊

清

任廣文秉哲像贊

張金龍

卓哉先生金和玉粹雖命途之多舛實流芳於不匱孝行足以登
曾閔之堂文章直欲奪金陳之職後之人睹遺像而徬徨安得不
仰止高山心焉如醉

杜選拔培春德教贊

保德州
進士 張兆魁

火山之陰黃河之曲土厚水深生氣敦篤厥有先生忠信性天孩
提愛敬直貫百年幼就外傅長服青衿蜚聲藝苑拔萃儒林教授
生徒開門成市槐舍庚庚手栽桃李舉應鄉里七薦秋闈名場終
躋謂命豈非人羨先生文翰宗工我服先生太初遺風穢澣厠膾
孝同石建布被情深姜肱再見如金之渾如玉之璞與物無欺不
雕不琢品端學博邑乘載真教讀以外不染一塵有學使者聞風
拔引旌其門曰士林標準七旬有三以壽考終老成芳躅詎有終
窮凡我後學咸欽德教敬禮瓣香是則是效笑貌可爲聲音可附

赤子之心阻人學步我爲俚贊所好非阿若不自己心飲太和

傳

唐

河東節度使李光顏傳

唐書

李光顏本河曲諸部落稽阿跌氏從河東軍爲裨將節度使馬燧奇之曰爾有奇相終必廣大解佩劍贈之元和元年討蔡擢忠武軍節度使詔以其軍當一面光顏屯澉水明年戰於時曲賊晨壓其營以陣衆不得出光顏毀柵將數騎突入賊中再往返次集其身如蝟共子攬馬鞅泣諫光顏挺刀叱之士爭奮擊賊大敗時諸鎮兵屯蔡者十餘屯相顧莫敢前獨光顏先破賊裴度宣慰諸軍

還言光顏勇而義必立功都統韓宏約諸軍攻賊賊先薄烏重允
壘重允中矛瘡甚請救於光顏光顏策賊出則賊堡可乘且重允
亦未可破遣田頴襲其城夷之宏怒不救重允將戮頴等會中人
景忠信至矯詔械擊之馳以聞有詔釋之并詔宏曰違都統令當
死但以功可贖罪姑赦之以爲後圖宏自是與光顏有隙十一年
光顏屢困賊遂拔凌雲柵捷奏帝大悅進檢校尙書左僕射十二
年四月敗賊於鄜城斬獲三萬守將鄧懷金以城降宏素蹇縱陰
挾賊自重忌光顏有功欲撓嶮之乃飾名姝教以歌舞六博被服
靡麗遣使遺光顏光顏約旦日納之乃大合將校置酒使者以珠

至秀曼都雅殊可愛樂光顏徐曰我去家久以爲公憂誠難報德然將士皆棄妻子蹈白刃我何忍獨享此樂爲我謝公天子於光顏恩厚誓不與賊同生因嗚咽泣下將卒皆感泣厚遣使者而遣之宏大慙裴度築赫連城於涇口率輕騎觀之賊以奇兵自五溝至大呼薄城度危甚光顏却之伏精兵溝下扼其歸路賊敗死溝中者無數賊悉精銳當光顏而李愬得乘虛入蔡矣賊平加檢校司空復鎮忠武敬宗初拜司徒河東節度使卒謚曰忠兄光進得至性居母喪三年不歸寢光顏先娶母委以家事及光進娶母曰亡弟婦納管鑰於嫂光進泣曰弟婦逮事先姑嘗命主家事不可

改也命還之

明

烈婦何苗氏傳

苗朝陽

烈婦姓苗氏柏嶺塢民苗洋女氏少喪母字於何九畏九畏亦喪
父隨母食繼父家洋貧甚婦未笄卽以歸九畏並耕作於洋共薪
爨朝夕糠粃相得甚歡性默靜不喜言笑又甚聰慧夫每恙則皇
然忘寢食歸二年舉一子弗育萬厯辛巳九畏病脾數日不食度
不起泣訣婦曰汝貧無依何能相守但遲遲數月我死無恨矣烈
婦誓曰有不諱當並棺忍君獨處地下隨空半枕將有待者無何
九畏死烈婦哭盡哀遂檢夫平日遺髮衣履及已女紅之類盡入

梳內爲永訣計其父覺之引諸戚畢慰又令弟護之越二日父往
何計弟沒於井烈婦乘間火前枕物縊死夫側距歸期僅四載年
十有八耳嗚呼烈哉夫我冠博帶平居無事自號爲天下建奇節
及少椽椳輒狐鼠竄耳彼田畯女流幼無閨閣之訓長鮮刑于之
他一旦殉人以死非其天性然哉或曰九畏愛妻故婦報之以死
嗟乎天下豈少相愛者胡烈婦之不多得也余觀肖翹蠕息靡不
貪生而惡死夫亡舍生取義若烈婦者難言之矣彼繞指柔
不知有烈安知講義知其爲烈爲義者卒又鮮能蹈之悲夫余聞
先君言烈婦之先爲余同宗無譜可考今過其鄉聞其狀甚悉因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太保曹文詔傳

節錄明史

曹文詔大同縣人勇毅有智略從軍遼左積功至遊擊遷叅將加都督僉事陝西賊熾擢延綏東路副總兵賊渠王加應久據河曲崇禎四年四月文詔克其城加應走脫轉掠至陽城南山文詔追及之兵下斬以降以功擢臨洮總兵官黠燈子自陝入山西文詔追之及於稷山諭降七百人黠燈子遁尋被獲伏誅李老柴獨行狼陷中部文詔馘老柴又有紅軍友李都司杜三楊老柴者神一魁餘黨也將犯平涼文詔大戰西濠斬千級生擒杜三楊老柴縱反間紿其黨殺紅軍友獨行狼李都司走與可天飛劉道江圍合

水文詔往救賊匿精銳以千騎逆戰誘抵南原伏大起城上人言
曹將軍已歿文詔持矛左右突匹馬縈萬衆中諸軍望見夾擊賊
大敗僵屍蔽野餘走銅川橋文詔追及之賊復大敗尋破賊甘泉
之虎兕回關中略平巡撫御史范復粹彙奏首功文詔功第一文
詔在陝西大小數十戰功最多總督洪承疇不爲敘巡按御史吳
牲推獎甚至復粹疏復上兵部抑其功卒不敘當是時賊見陝兵
甚多流入山西蹂躪汾州太原平陽御史張宸極言賊自秦中來
秦將曹文詔威名宿著士民爲之謠曰軍中有一曹西賊聞之心
膽搖且嘗立功晉中而秦賊滅且盡宜勅令入晉協勦於是命陝

西山西諸將並受文詔節制六年正月抵霍州敗賊汾河孟縣追
及於壽陽斬混世王於碧霞村餘黨走遇文詔兵方山復敗五臺
孟定襄壽城賊盡平巡撫許鼎臣命文詔軍平定備太原東文詔
連敗賊太谷范村榆社太原賊幾盡三月賊從河內上太行文詔
大敗之澤州賊走潞安文詔至陽城遇賊不擊自沁水潛師還擊
之芹池劉村寨斬首千餘四月賊屯潤城其他部陷和順文詔至
賊走乃夜半襲潤城斬賊千五百紫金梁老回回自榆社走武鄉
過天星走高澤山文詔皆擊敗賊犯沁水文詔大敗之又敗之遼
城毛嶺山西賊旣屢敗乃避文詔鋒多流入河北帝命文詔移師

往討七月大敗懷慶賊柴陵村馘其魁滾地龍又追斬老回回於
濟源文詔在洪洞時與里居御史劉令譽忤及是令譽按河南而
泗川石砮士官馬鳳儀軍敗沒於侯家莊賴文詔馳退賊甫解甲
與令譽相見語復相失文詔拂衣起面叱之令譽怒遂以鳳儀之
敗爲文詔罪部議文詔怙勝而驕乃調之大同已而靈邱及他屯
堡多失陷論罪文詔充軍邊徼山西巡撫吳姓薦文詔知兵善戰
請用之晉中乃命爲援勦總兵官立功自贖兵部議勅文詔馳勦
河南會鳳陽告陷遂整兵南以八年三月會總督洪承疇於信陽
承疇大喜卽令擊賊隨州斬賊三百八十有奇四月承疇於汝州

以賊盡入關中議還額根本檄文詔入關文詔乃馳至靈寶承曠
以賊在商雒聞官兵至必先走漢中而大軍由潼關入反在其後
乃令文詔由閿鄉取山路至雒南商州直擣賊巢復從山陽鎮安

馳入漢中過其奔軼曰此行也道路回遠將軍甚勞苦吾集關中
兵以待將軍拊其背而遣之文詔躍馬去五月五日抵商州賊去
城三十里營火滿山文詔夜半率從子叅將變蛟都司白廣恩等
敗賊深林中追至金嶺川賊據險以騎逆戰變蛟大呼陷戰諸軍
並進賊敗走變蛟勇冠三軍賊中聞大小曹將軍名皆怖懼已而
賊犯鳳翔衆且二十萬文詔所部合張全昌張外嘉軍止七千衆

寡不敵告急於朝未得命六月官軍遇賊亂馬川前鋒中軍劉宏烈被執俄副將艾萬年柳國鎮復戰死文詔聞之曠目大罵亟請承疇請行承疇喜曰非將軍不能滅此賊顧吾兵已分無可策應者將軍行吾將由涇趨涇化爲後勁文詔乃以三千人自甯州進遇賊真宵之湫頭鎮變蛟先登斬首五百追三十里文詔率步兵繼之賊伏數萬騎合圍矢蝟集賊不知爲文詔也有小卒縛急大呼曰將軍救我賊中叛卒識之甚賊曰此曹總兵也賊喜圍益急文詔左右跳蕩手擊殺數十人轉鬪數里力不支拔刀自刎死贈太子太保左都督賜祭葬世廕指揮僉事有司建祠春秋致祭文

詔忠勇冠時稱明季良將第一弟文耀從兄征討數有功河曲之戰斬獲甚多後擊賊忻州戰死城下詔予贈卹

苗廣文敏榮傳

黃宅中

先生名敏榮號淩漢明京兆慎齋先生從子也善大書奇偉卓犖擅絕一時邑中寺觀及人家匾額所在皆有至今二百年輾轉臨摹爭相誇尙雖賈人田叟皆知淩漢字爲可寶也崇禎初先生以諸生爲鄉里所重縣胥王可貴舞文先生折辱之可貴啣恨思報復府谷賊王加應反可貴陰導之入城焚掠欲滅先生家先生聞變微服避城外設反間計噉加應殺可貴已而副將曹文詔攻賊克之加應遁走俄爲陝州教授升解州學正將之官途中爲流賊所得以智獲免鼎革後棄官遊晉豫間所至以翰墨自娛一日走

蔚州訪尙書魏敏果公公贈以詩有安貧樂道之語著明經錄易酌等書尤爲魏公所重云

贊曰余爲兒時過先生故居有紫荆樹一株戲遊其下長老爲指所居爲先生著書之地心竊識之及壯遊京師讀寒松堂贈詩魏公之推崇先生可謂至矣王可貴首禍之端得之父老傳聞舊志無所徵信倉皇危難之交用反間以誅首惡非智者其誰能哉

郝廣文廷棟傳

湖南長沙
府同知 李炳奎

先生諱廷棟字柱臣號砥峰臨川其別號也世居山西沁州武鄉縣吃嘴頭村代有隱德祖諱生成鄉飲耆賓父諱雲祥邑貢生贈修職郎母氏武繼母氏李俱贈孺人贈公四子長卽先生幼穎悟好讀書弱冠爲名諸生從李凝度太史遊學益進歷任學使皆賞識之浙江茹古香先生督山西學時稱其經術湛深器識宏遠乾隆壬子領鄉薦益奮志躬行實踐之學以嘉慶戊辰大挑爲河曲司訓三年以母憂歸服闋起復榆次教諭道光甲申乞休遂不出越十年卒年六十有九先生至性過人事繼母孝贈公之歿也弱

弟廷魁尚在襁褓李孺人日抱以泣幾喪明旋病脇痛公調護竭力曲意承歡撫弱弟躬自課之至於成立孺人喜病亦瘥以是復康强者十餘年恬退不樂仕進官教諭時恭逢

覃恩推贈如例先生喜曰吾此來爲先人乞

封典耳浮沈廣文非吾志也遂解組去里居足不入城市日以詩書

自娛邑宰欲見之不得舉鄉飲酒禮尊爲大賓生平學業由堅苦中出讀書不喜涉獵必細心體會期於躬行有得尤邃深周易蒼萃數百家治易者之說而以朱子爲宗每謂啟蒙一編乃圖書之秘鑰與學者指點先後天卦爻陰陽五行象數順逆之故如掌中

紋厯厯可見又謂聰明人須作遲鈍工夫伊川之質慤精深橫渠之苦心探索積之既久乃有灑然通透處伊川教人以主敬入手而致知力行以終之然必使人先見意趣興起其爲學之心張子

則以禮教學者使先有所據守此先生修己教人之大旨也其爲

文自六經以及史漢唐宋諸家無不約明其旨闡發其機神明變化如山之若斷若續而有峰巒如水之或起或伏而有波瀾讀之者但覺其如瓶瀉水滾滾而出莫名其妙蓋由堅苦而臻純熟特於文而發其緒而其超然獨得者人不能窺今所行臨川文集其一斑也嚴厲自束雖閤室無惰容終日靜坐盛暑嚴寒處之若素

學者侍立屏息不敢出聲然於諸生請業則娓娓指受隨其所叩
各忻忻有得鼓舞之妙如春風噓物暢其天機以故士敬而愛之
其在河曲武鄉之士如子弟之思父兄其赴榆次河曲人思之如
武鄉及歸武鄉榆次人思之又如河曲夫人才出於學校教化本
於師儒昔文中子教授河汾胡安定教授蘇湖其明驗也使司鐸
者盡如先生其有裨於人心學術治道者豈古今果不相及哉余
與先生門人苗君崑田黃君惺齋友善熟聞懿行特爲傳之若先
生者可以風矣

贊曰先生以校官終然學業行誼可以風世聞在榆次時邑宰與

先生有舊一士爲縣符所攝中夜詣先生曰公能脫我於法當酬以千金先生斥之而不言自是榆次之士相勵改行無敢涉訟者有巡檢張某罷官不能歸先生傾囊助之不少吝自奉刻苦人所不堪先生元配孺人早卒繼配李治家勤儉甘藿粥以成先生之志子二長殿恩謹篤能治家次承恩邑廩生公卒後逾月以哀毀死皆有先生風門人黃惺齋出宰安溪臨行先生誨之曰縣令爲親民之官作孽易造福亦易泉南素稱難治汝其慎之嗚呼卽此可以知先生矣

任廣文彖哲傳

黃宅中

先生諱彖哲字庸姿西園其別號也世居河曲縣巡檢司村曾祖滿康熙三年大水產蕩沒移家縣城祖之賓同產四人叔弟之案生三子而以季子進職爲兄後先生之父也生週歲母周氏卒祖母康鞠之年十九爲邑諸生授徒以養拔萃貢成均肄業國學當是時興縣孫文定公爲大司成倡正學鼓勵多士先生親炙薰陶得其指歸德業益進乾隆丁卯舉於鄉辛未成進士授朔平府教授河曲地居塞垣士鮮知學自有明萬厯丁丑苗京兆登第後垂二百年繼之者惟先生一人初爲諸生時貧甚忍飢寒讀書辛苦

刻勵人所不堪自以質魯難於記覽每晨起先熟誦所讀書然後授徒十餘年不少輟邑宰張球重之延課其子許爲遠器獎進甚至而先生亦虛心領益克底於成明府之愛士先生之好學至今父老猶能言之朔平爲邊郡廟學在城南五十里曰威遠堡司鐸者寒氈苜蓿師生相視漠然如路人先生甘心淡泊日與諸生切磋尤加意寒畯以故士親之多所成就已而繼母春秋高遂乞養歸年六十五卒乾隆二十三年六月也先生教士以孝弟爲先推誠待人人無不服威遠堡千總同官於朔顧執弟子禮甚恭居常蔬食展卷怡然不以貧窶奪志人有困急則竭力拯之嘗謂其子

曰待有餘而後濟人必無濟人之日待有暇而後讀書必無讀書之時吾奉此語終身汝曹勉之可以想見其志趣矣配李孺人勤儉有達識先生學於外以極貧之家仰事俯畜身任其艱事姑尤孝謹衣藍縷而無戚容啖糟糠而無愠色人以爲刑于之化云贊曰先生四子俱以諸生嗣儒業雖未顯達然至今里中言清門者必推任氏先生爲不朽矣鄉前輩爲余言先生事繼母極孝母性嚴卞易怒婉媮曲承能得其歡解組歸養視一官如敝屣非至性純篤烏能如是哉

黃封翁淵泉傳

戶部
郎中王 樾

府君姓黃氏名溥後改淵泉字崑涵先世自臨縣遷河曲遂爲河
曲人曾祖國祥祖金貴父得祿及府君四世皆爲縣學生以耕讀
起家母王太君生丈夫子三府君居長次濮次浚季弟沛繼母薛
夫人出也沛生數歲而孤府君爲家督事薛夫人以孝聞撫沛如
同產家庭雍睦內外無間言性寬仁好施與自奉甚約而周恤族
黨困乏終其身如一日雖力所不及必勉爲之不以境之豐嗇難
易爲辭待人和而介有非禮犯之置不校而遇事斬斬不少假借
故醇謹者懷其仁而暴傑者憚其義里中人無少長賢愚凡見府

君者無敢有戾色及稍有後言鄉黨爲之語曰勿爲不善愧見黃翁生平居心行事以善服人皆此類也治家最勤以身先之嘗謂人身不可一日不勞人生不可一日無業能使一家之人女職修於內男職修於外則家道立而其事莫切於治生子弟隨其資質使各執一業及其成上之能濟人利物下亦可寡過保身每自躬親庶務出入廛市隴畝間處畫田廬什器米鹽零雜纖悉靡遺雖老於農商者不及也好讀書晝理家事夜則挑燈危坐發古籍抗聲朗誦疊疊無倦容陳玉樹先生高才博學州人士之望也府君命子從之學禮待隆重鄉人以爲法府君顧自視歛然以不能專

習舉子業爲咎嘗語人曰吾於學無所得固宜以諸生老惟多藏書使子孫讀之耳邑宰行鄉飲酒禮府君以杖鄉之年列之賓筵人皆謂德如府君宜居此席不獨尙齒也先是河曲尉周君治習

府君爲人深敬服之府君卒哭之至失聲嘉慶丙辰七月二十一日也越二十有七年府君以孫貴贈儒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後累贈朝議大夫邑之父老咸曰府君固宜有是往者周少尉謂善人有後必昌其家其言固於今驗耶配王恭人邑處士學孔女賢淑有禮事姑尤孝謹薛夫人性嚴急子婦稍不當意怒加誚讓恭人怡色婉容長跪請罪色解乃起然雖盛怒時府君至無不轉怒爲

喜蓋平日曲承色笑能得其歡心如是恭人性儉而慈居恒一絲一粒無妄費而三族中以饗告者必多方周恤至脫簪珥典衣物無少惜府君慷慨樂施得遂其志而不窘於用者內助之力尤多云子廷幹自有傳王侍郎炳瀛所稱敦行不忘之君子今從祀鄉賢者是也孫宅中道光壬午進士今貴州大定府知府宅仁屬貢生曾孫秉鐸縣學生余子婿也

論曰府君之孫惺齋太守與余少同硯席互相切磋每聞其述府君行事竊以爲有陳太邱郭有道遺風心向往之古者大司徒三物賓興德行爲先六藝次之若府君者仁義中和備其德孝友睦

嫻修其行其大本立矣彼科舉學特文藝之末耳顧歉然引以爲憾則夫實行不修竊一第以自矜張者不當聞而生愧耶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府君有焉

常處士懷禮傳

蒲州府
教授 苗席珍

公姓常氏諱懷禮字聖言執菴其號也兄弟三人執菴居次幼聰
慧讀書過目不忘之子尙幼識衛侯之不歸爲賈方冲知子玉之
必敗識者知爲魁梧俊偉人焉始而業儒孝友成性繼而服賈信
義孚人蹤鮑叔之宏通慕竝高之豁達貿易中罕有其人旣而其
後棄世公哀毀逾常其母慮家計之維艱也謂公曰吾家世居此
土勢孤且貧其將何以爲生公泣曰母勿憂兒將極力支持兄不
虞菽麥不辨弟不慮饔飧無資也於是效秦墓父之輦重設肆南
關慕康茂才之推糧汎舟北岸胼手胝足沐雨櫛風內而甘旨奉

親承歡色養外而開誠待友然諾真澆漸至家道蒸蒸田園滾滾
其由貧致富由困及亨誠有非尋常可比者無何季弟二亡長兄
不祿公兢兢獨立戛戛寡儔刻意經營備嘗艱苦而慈幃又遭大
故此執菴所以撫心泣血而幾不欲生也已而喪敬祭誠理周
備至同時歎爲莫及於古實覺無慚事親之始終略備矣承先固
篤啟後尤勤重道崇儒尊賢取友爲子姪輩延師課讀不憚千里
之遙是以兒輩克貢彤廷肄文上舍孫行聯鑣西序接踵東膠比
高陽之八元世濟其美衡鄭邦之七穆各有其長自非積德程功
樂善好施當不至此公年三十有八而始有子自是而後芝蘭挺

秀卓犖有聲想亦事親從兄信友濟人之所應得也余故表而出之以勸世之能持大節不辱其身者初娶於許繼娶於侯以嘉慶二十四年卒享年七十有一葬於河邑大墩梁子四長興業武生次敬業恩貢生三繼業習武四修業太學生女三俱適名門孫七人入庠者五人並書簡末

任茂才東甲傳

訓導
衛浚都

任君東甲字正齋河曲巡檢司人性謹飭好學先受業於李青圃
茂才後遊郝砥峰先生門嘉慶二十年補弟子員逾年食廩餼家
素貧舌耕爲活所居書室書宋儒周程張朱及明儒呂新吾先生
格言粘貼滿壁課徒暇輒面壁坐時時有所得要於實踐躬行事
繼母孝謹和婉母視之如親生年雖壯愛憐之不啻襁褓也與人
交終身無疾言遽色道光十年夏四月送其徒赴州試舟行至天
橋溺河而死邑志所謂天橋雪浪者是也二子俱幼覓屍於流不
可得爲衣冠招魂以葬之

贊曰昔子張子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若任生固質美而知勉於學者也倘天假之年而又得如程朱者以親炙其休其成就曷可量哉孝事繼母底於豫順此蓋動以天真而非假飾外貌者之所能致受厄洪流賢志以歿悲夫

曹邑侯春曉傳

廩生

何元善

嘗讀前代循吏傳仁惠之政洽於人心官愛民如子民戴官如父母故於其去也往往卧轍攀轅留鞭截鐙卽民戀戀不忍其去之意而知官之勤勤懇懇盡心於民者至周且篤矣史傳舉爲政之端不過略陳其大概至官與民精神志氣之相感於不容已而非語言文字所能盡者則莫如我邑侯曹公公名春曉字心田湖南長沙縣人道光癸未進士丁亥八月宰河曲東吏安民儉以持身而仁以澤物其爲政也矢之以勤案無留牘守之以慎事不紛更出則減從里無苛派之憂獄必持平民無上控之件虛士風之靡

也諭以立品端方勿預公事暇則觀風課藝訓迪殷勤而杜其干
謁捐貲立舊城義學清查河陰書院公項且議定條規延師課督
而學之久廢者亦復苛嵐考棚公費捐廉不累寒畯如是者仁教
被於士蒙古草地稽查牛俱素患差役滋擾侯不遣一役邊地耕
農悉安哈什噶爾之役軍駝辦送甘肅無絲毫科派民間不知有
軍需道光己丑秋下八里雹災借給倉穀民間應完米豆先行墊
解緩至次年帶征以甦民困民有涉訟者隨到隨審無一拖累使
得盡力耕作如是者仁澤洽於農向者商人之累於官也託公事
之名行私貸之令其累一急取上等之物緩償折色之價碾房有

馬差貢魚有驟票公役迭興騷然煩費其累二奸民豪霸爲害市
廛其累三侯俱痛懲其弊而力除之修衙署修監獄修馬號木料
磚瓦及匠役工價隨時給領無扣剋稽遲之弊如是者仁惠及於

工商前任虧缺倉穀官帑代爲補苴俾其眷屬速歸故里清宦解
囊克已爲義如是者仁誼又周於僚友若夫邑有志書所以發潛
德之光輝垂後人之文獻也自馬侯岷輪纂修而後迄今幾二百
年其間名宦鄉賢忠義節孝類多淹沒不彰慨然修輯捐俸發刊
昭令德以示來茲傳之無窮厥功不朽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
侯之仁如此以視前史所稱循吏何多讓歟壬辰五月以養親乞

歸邑中士民奔走縣庭送匾送幃送屏相屬不絕依戀之情遠邇共之侯之德澤在人人心中故侯之政蹟在人人口中也雖然人能言侯之仁而不能言侯之孝侯有昆弟里居足以承歡顧乃眷戀庭闈決然解組其依依雲舍不能一日忘親者卽其孜孜民事不敢一刻忘孝推孝以行仁其仁也卽其孝也仁於一邑則爲循吏仁於一家則爲孝子吾願吾邑人士處則以侯之孝爲孝出則以侯之仁爲仁他日載入邑志中某爲循良某爲孝義卽謂侯之仁心仁政常留於河曲也可

衛廣文浚都傳

舉人
王 衡

世以教職爲冷官吾師淇園先生嘗言之矣官各有司教乃其職
官冷矣教可冷乎守令以牧民而俊秀者升之學則非冷場也庠
序以育士而督課者責之師則非冷局也且當時之茂才卽異時
之循吏今日之弟子卽他日之先生此而以冷心處之其教可知
此而以不耐冷之性處之其所以爲教愈可知將使學古者薰心
炙手以邀榮服官者附熱趨炎以固寵甚非

國家設立教職之意矣先生諱浚都字淇園陽城人嘉慶癸酉年甫
冠以優廩膺選拔登賢書五試禮闈不捷道光己丑秋秉鐸吾邑

太夫人迎養署中時方強仕而已淡於進取奉親訓子融融如也
諸生初來謁謂之曰文行交修者仕學之本教學相長者師友之
情秀才寒瓊廣文冷署此中無炎涼態也諸生能爭自樹立乎但
得藉手以盡吾職外此奚求焉踰歲從遊日衆捐俸葺齋舍以處
生徒一時耆宿及後進諸英咸執經門下因人誘掖不以爲勞邑
中文風蒸蒸日上學憲歲科按臨特褒異之以爲各學勸大抵先
生之爲人也功名富貴不以熱中交際往來絕無涼德胸懷磊落
蓋超然塵俗之表矣其學根柢諸經其文準繩先正其教循循善
誘而尤體恤寒微其與人也和煦之天宛如春日其持躬也取與

之節凜若秋霜其性情平易近人懽然款曲然不可干以私士有
偶踰行檢不敢輕見先生見則冷心鐵面必斥之不顧也嗜飲而
不及醉愛菊而手自栽對酒賞花吟興時發其聲情則香山之趣

其冲澹則靖節之風迹一生品學無不堪爲後輩師蓋自郝砥峰
師後廿餘年間僅得先生其門下成進士者一人膺鄉薦者六人
貢明經者數十人凡荷陶成類彬彬爲儒林選亦可謂桃李盡在
公門矣丙申以大府薦遷縣尹去之日諸送者相顧揮涕先生亦
泣下數行迄今三十餘年德澤教思淪肌浹髓追維絳帳警歎猶
存則吾邑之憬然慕黯然傷者當非衡一人之私心也於戲冷官

况味淡而彌旨如先生者當於古人中求之豈世情冷暖中所能
彷彿萬一也哉

鄔孝廉大成傳

恩貢
常敬業

先生諱大成字展甫棠村其別號也世爲邑之五花城人河之西曰徽口者先生之別業也自其祖以務農之故始移家於是其地背山面河樹林蔭翳室廬掩映遠而望之殆類畫圖識者以爲必有偉人出焉而先生果特拔於風塵之外先生之父廕庭先生邑諸生初娶於呂生一女早逝繼娶張太君卽先生之母也生子三而先生居長七歲入塾授以四子書便成誦輒解大意廕庭先生撫之謂其母曰吾以家政不克卒業此子穎異其大成乎惜吾老不及見後當令終學勿斷書香也因以大成名之越數年而廕庭

先生棄世時先生年十二矣哀毀骨立有若成人母更爲延師使與仲弟大勳並讀每聞母述父遺言輒涕泣自奮以故學業與年俱進十七歲初應童子試被黜嘉慶戊寅遂以冠軍而入邑庠焉無何大勳相繼獲售而季弟大智亦執經請業矣先生以鄉邑聞見未廣欲遊學四方臨行謂弟大勳曰寡母在堂吾兄弟三人斷無俱出理今以家事累汝善事高堂勿使懷念汝其勉之遂挈弟大智以行遠近尊賢取友虛心若谷如是者數年始歸里自是學益進而大智亦隨補博士弟子員因食指衆多家貧設帳於邑之魁星樓訓誨有方其有聲庠序者類皆先生門下士爾時交名光

精甚試輒爲多士冠而屢困秋闈道光丁酉以優等面得選拔自是課讀之暇益自攻苦漏下三鼓猶琅琅聞誦聲作母知之勸使稍緩先生跪稟曰母忘父之遺言乎吾家故不豐若不及時勉力以取功名將何以上報吾母於庭幃下安吾父於九泉乎且兒樂此不覺疲也凡所以慰母者甚摯蓋其孝友之誠出於天性妙解音律每當歲時伏臘設宴於庭二弟執絃索躬自度曲以慰親心卽諸弟之率不謹者必從容開諭之否則涕泣引咎務使愧悔而後已以故太和之氣溢於門內一堂之上雍雍如也至癸卯始領鄉薦時年已四十有三矣公車再上弗售京師地濕熱遂得嗽疾

以歸延醫調治卒罔效易簀時執母手曰兒今始不能報母矣豈
非天哉囑二弟敬事老母勿以我爲念並無一語及私遂卒春秋
四十有七時道光丁未十二月朔日也嗚呼惜哉余與先生生同
里長同學而瞻韓亦最久嘗憶丙午冬與先生遇於黃甫梁氏之
致和堂豪邁之氣始終不衰把酒賦詩興酣落墨援筆立成而性
尤慷慨好施見人之急解衣救之弗恤也其他行事率多類此夫
人之在世或達而在上或窮而在下亦顧其樹立何如耳先生雖
未竟其志而力學敦行若是卽求之士大夫間蓋亦鮮矣嗚呼是
豈不足以風乎因不揣固陋爲次其傳序

周孝子熾元傳

保德州
進士 張兆魁

孝子諱熾元字歸甫號呆山邑廩生也爲處士璽冢嗣生而岐嶷就傳後六經四子書成誦援筆爲文如有夙慧師奇之自幼已龍涉獵史傳如鳳洲綱鑑正史約編名臣言行錄凡某年某月某人某事皆默識之歷久不忘而嚴氣性矩步方行雖成人有不逮蓋其天性然也二十歲入泮旋食廩餼家赤貧舌耕養親以孝謹聞一飲一食必親奉之每從外歸未入室必先呼雙親母靳孺人體素弱不離藥餌凡力所能致者不惜重價購之無何母病在牀朝夕侍側厠踰必親滌湯藥必親嘗卧不解衣者數載及卒哀毀

骨立喪葬悉遵家禮不用浮屠事繼母侯孺人曲意承志能得懽
心其友愛異母弟亦如之壯歲以來博極羣書上而左國莊騷下
而兩漢及唐宋諸家古文無不窮源竟委故其爲文曲折奧衍古
味盎然而不屑屑於時趨雖屢困秋闈晏如也尤嗜理學凡性理
精義朱子全集儒門法語近思錄之類反覆研窮要歸於切己體
察其授生徒於課讀諸經外亦必以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朱子
小學呂子節錄等書導之一時從之遊者類皆循謹有法度可觀
望而知爲及門弟子生平持身甚嚴所交必端人有不正者峻絕
之逮近四旬涵養益粹與人交際春風和氣之容充溢於眉睫間

清濁自分而圭角不露矣使假之以年極其所造豈可限量乃年甫四十有四賁志以歿惜哉因卽所得於見聞者著其梗概以俟觀風者採焉

論曰孝子學行爲鄉人所重曩嘗獲聞其緒論每談及古今人物殫見洽聞如瀉江河之水滾滾不竭輒爲心折心折於孝子之學尤心折於孝子之行也士有百行以孝爲先嘗聞其繼母語人曰吾子孝天必報以科名昔聖門論閔氏之孝以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爲信於戲今觀孝子繼母之言可以知孝子矣

苗廣文席珍傳

黃宅中

吾師崑田先生明太僕苗公諱朝陽之八世孫太僕以萬曆丙子科舉人丁丑進士宰杞縣歷官應天府府丞太僕寺少卿卒祀杞縣名宦本縣鄉賢至

國朝咸豐己未公九世孫名穎章者登進士第則先生之子也先生諱席珍字聘之別號崑田世爲河曲縣人曾祖公雨祖樸俱贈文林郎父輔清字豫亭縣學增生以孫貴馳贈奉直大夫性剛毅督子姪學最嚴家甚貧而好施與值歲大饑鄰里有鬻妻者已定價矣聞之惻然卽以其價助之妻得不鬻人咸服其好義生四子邗

植邦英配賀宜人出先生及弟晉琇侯宜人出先生幼而端良澆
靜不與羣兒嬉戲七歲卽嗜學五經四子書次第成誦年十四應
童子試邑令楊公賞其文手錄以誇於衆遂隸縣學籍旋餽三千
人中宜興章公廷徵江南名宿也尤精三禮學雅重先生延入縣
署課其子道義切劘相得甚歡然讀書課學外未嘗一語及公事
湛深經術發爲文章督學使者陳鍾希先生周石芳先生前後接
試俱列超等周學使獎許尤至科試選拔諸生人謂先生必入選
也屆試期豫亭公疾不肯離膝下促之行半途歸曰安可於親
時汲汲以圖進取耶丁父憂服闋嘉慶丙子舉於鄉距萬曆丙子

甲子四週矣追念祖德貽謀益自奮勵思劬前徽六上春闈留京
七載而所造益深邃道光六年丙戌大挑二等以教職用十年銓
榆次縣訓導十八年丁母憂二十五年補渾源州學正咸豐四年
升蒲州府教授凡三任廣文教諸生如教子弟涵育薰陶不求速
化九年己未季子穎章登甲科官刑部主事十年恭遇

尊恩

誥封奉直大夫刑部主事加一級四月十二日卒於蒲州府教授任年
七十有四配焦孺人有賢行先卒以子貴贈宜人先生篤於孝友
宜人佐之事姑教子撫嫁兩妹家雖貧而事畢舉內助之力爲多

伯兄患癘病五十年事之如父頤養安善舊疾漸痊司教魏榆慈

親迎養雖首藉清風而甘旨之奉備極豐腆以衙齋爲子舍以課

學爲承歡不知冷官之寂寞也子三人錦文歲貢生勰封奉直大

夫敦行勵學授徒鄉里有先生之風見章廩生勰封朝議大夫季

卽刑部君孫訢棠邵棠豫棠俱縣學生受棠澍棠芾棠布棠俱修

儒業曾孫貽綸貽綬貽纓宅中爲諸生時師事先生應禮部試獲

與計偕郵程旅館之中有晰疑賞奇之樂及春闈報罷館於都門

時時袖文求教蕭齋燈火講評孜孜夜分忘倦道光壬午宅中倖

捷南宮選庶吉士竊以不第爲先生嗟憾則曰是使我益專力於

學也吾讀書足以自娛授徒足以自給功名遲速有命聽之而已
其後十餘年謁於榆次學署德容粹然充養完厚間以所學請益
如探淵海涸之靡涯當是時弟子自遠至者學舍幾滿益歎學詣
彌精教思彌廣矣榆次有王生某者欲出其妻與妻父涉訟久不
決先生規以大義生感悟遂爲夫婦如初侯生某者循謹士也族
人誤以命案牽連縣令欲褫其衣頂科罪爲白其寃得釋已而生
持金詣謝先生却之曰吾知生寃故與令言之耳豈望報乎渾源
士多寒峻尤加意賜恤蒲州修葺

聖廟捐俸爲倡其居心仁恕持身廉介一生克已爲義大率類此中丞

梁心芳侍郎王雁汀尙書先後撫晉皆重其品學待以殊禮在蒲州時命兼掌河東書院閱兵過境以山長禮相見曰如君乃不愧師儒耳先生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廢學凡教於家庭教於鄉黨教於學校皆以躬行心得者訓迪後生不厭不倦終身如一所成就生徒秀才三十人領鄉薦九人成進士五人學官所隸弟子員不可勝計讀書作文雖病不輟易篋前五日猶誦左氏春秋傳聲朗朗達戶外也刑部君春闈報捷宅中以書賀之竊謂太僕之後世濟其美先生光前裕後之志至是遂矣先生之卒也渾源州有請祀名宦之舉今邑人又將以鄉賢上請則其繩武於太僕者先後

同揆抑豈藉科名爲重耶刑部君以所撰行述囑爲家傳乃以所
得於親炙者著其爲學教人之大端俾後人有所取法焉

贊曰人才出於學校學校興於師儒使天下之爲師儒者皆若先
生焉師道立而善人多庶無負國家設官之意乎然先生之循循
善誘乃先生之孳孳爲學也夫好學篤則視人猶己而鼓舞者神
蓄學深則推己及人而信從者衆成已成物合內外之道也書曰
惟敷學半念終始典於學厥德修罔覺詩曰古之人無斃譽髦斯
士其先生之謂歟

李明經萼暨處士效昉傳

舉人王衡

先生諱萼行三邑貢生磊落性成不爲貧累里中人識與不識俱呼爲三先生而不名著有草堂閒話醉後狂言詩藁其採入山右詩存者士爭誦之舌耕自養無戚戚之容燈火寒氈一生辛苦子效昉讀書十六歲卽令就商賈業易簣時書一絕云人生都是夢中身好夢榮華惡夢貧今我夢醒身便逝回頭笑看夢酣人處生死之間而神明不亂如此求諸晚近蓋亦難之嗣君靜遠名效昉別號東初幼聰穎偶發於詩雋雅清新頗似乃父其遊準提菴云野外灣環水門前遠近山樓懸丹檻上樹繞白雲間尤善草書身

處市肆每夜必篝燈據案臨懷素草訣數十行自言心摹力追積三十餘年不懈與黃貞菴封翁頗友善然詩酒外無他及也第一生坎坷不偶生二子早卒嗣族人子爲之娶婦忽舍去晚歲披徒塞外益復肆力於書其生平之抑鬱無聊悉借書以排遣有求者頃刻數紙至得意時直欲與古人較上下不屑與世俗爭短長也且好與人書陶詩意其性情沖澹固有相近者歟兩世清德子然無後君子惜焉然較之有子不肖一再傳竟墜家聲曾不若此之脫然無累耳六旬後與人書每多自署爲熒臺山人云

王茂才鑾兩見五世同堂傳

明經祚
泰傳附

苗穎章

王君諱鑾字敬居別號玉軒邑庠生配黃孺人贈朝議大夫諱淵
泉公次女封朝議大夫祀鄉賢諱廷幹公胞姊而晉贈鹽運司銜
浙江觀察使諱宅中之胞姑也子三長康齋公諱道泰次廩貢生
亨齋公諱祚泰三應泰孫七人已酉拔貢辛亥舉人名衡者長公
之次子邑廩生名寅斗者次公之長子也其先曾大父歲進士諱
培基公以富而好禮聞於鄉配李孺人溫柔慈惠戚友爲建仁厚
坊大父例授州同諱裔公建宗祠置祭產敦本睦族子孫世世守
之配苗安人卽穎章之高祖姑生四子伯希曾歲貢生仲希維以

明經選授陽曲縣訓導叔希烈武庠生其季邑廩生諱希旦公乃
敬居公之父也配楊孺人享壽九十有二生公兄弟三人公居長
分爨後獨與母居衣食必親奉每朔望生辰祭祀必躬詣宗祠春
秋墓祭必親往至老不懈性剛直御子孫尤嚴然能讀書者則鍾
愛之親授以章句與人不款曲然能爲善者則樂與之值年凶鄰
有閭姓者擬鬻婦輒貸粟以全五旬後頗習醫多以小方活人然
曾不受一人謝公承祖業薄有田廬但磊落胸懷不善理家人生
產中年漸就窶貧長公康齋性聰敏酷耽史學奈爲境遇所奪甫
弱冠卽棄儒業商家計艱難銳然自任不貽親累并不紛爾弟心

故雖處荒歉之年亨齋公尙能讀書成立道光丁亥康齋公之長子彝生永錫其於敬居公爲曾孫而於楊太孺人則元孫矣維時公年六十有五太孺人年八十有四稱觴祝嘏鄉里榮之製錦懸屏登堂畢賀越二十年丙午永錫之子尊五生時則敬居公已逝而公之配黃孺人年八十有七康齋公年亦六十有五遂再見五世焉親友譴然方謀大舉黃孺人曰此天錫之福祖德之遺吾家本清貧何可以是累戚友並累及吾母家清白吏聲哉乃辭不受賀惟闔族升堂成禮而已夫人生非期頤之壽未易親見曾元而敬居公之母楊太孺人與其配黃孺人兩世再見如此非夙有積

德其能然耶聞之公先世爲舊縣西門富家累代好施周濟貧乏自公以上債券悉焚之不以貽後人至今父老尙有能述者余與公本屬姻親而中表衡曾受業先大夫門下又與有同年誼故得悉其梗概嗚呼天之報施善人以子孫以壽考其不尤勝於功名富貴也哉

亨齋公者敬居公之次子也與中表黃惺齋觀察幼同學頗相得敬居公亦獨愛之弱冠入邑庠旋食廩餼授徒鄉里僅足自供平居瞻視必尊言笑不苟望而知爲誠篤君子也少尉戴公振宗雅重其才延主義塾已丑敬居公卒踰年安厝附身附棺之具訖費

頗奢兄康齋公獨任之公慨然曰弟讀書半生尙不知孝弟三學無財不可以爲悅兄年漸暮負債甚多弟舌耕豈久計者惺齋中表與弟至契往從之三五年間或可分兄憂乎辛卯辭母南遊託妻子於兄留家人心言一篇揮淚而別到閩九年寄史雲之籬下羞阮籍之囊中清貧如故乙未惺齋觀察丁母憂奉封翁與族人旋里公獨留館陸萊臧司馬任中己亥冬卒於閩幕而黃孺人五世再見之慶竟不能復聞知矣夫觀察本清宦然近世之爲官親者藉官以啜汁所在皆有公本以貧不能養而從遊復以貧不能歸而遂歿公之心與公之品於此亦略可見矣壬寅惺齋在湖南

遣人走福州經紀其喪五月喪至老母撫棺慟哭慘動鄉鄰嗚呼使其授徒鄉里中勿遽遠出何至貽堂上無窮之戚耶公在闕節所入脩脯援例貢明經方冀他日就廣文職博苜蓿清俸上佐戶養乃運厄數奇客死他鄉年僅四十有七其志良足悲矣配劉孺人子寅斗克繼書香孫四人或天之所以眷佑公者非此其身歟

張廣文元恩傳

王衡

先生諱元恩字沛多號春臺一號棠山先世頗裕樂善好施耆賓
諱天惠者其父也配劉孺人生先生賦性純篤幼讀書卽苦志鑽
研未冠入邑庠旋食廩餼道光壬午領鄉薦癸未試禮部卽考取
景山官學教習期滿引見以教職用己亥選汾陽縣教諭怡然
之官在任十六年惟以課士教子爲務居恒言笑不苟而誨人則
日有孜孜蓋誠篤君子也咸豐間升大同府教授以老乞休同治
元年卒於家享年八十有一曰齒曰德先生其兼優歟子女各三
俱婚配名族云

黃觀察宅中傳

刑部
主事 苗穎章

公姓黃氏諱宅中字惺齋自高祖以下世爲縣學生有田百畝以耕讀爲業高祖母以節孝

旌表祖父俱膺

封典具詳墓誌家傳及鄉賢行實錄公承庭訓七歲授毛詩十五歲六經四子書皆成誦通其大義學作詩文十七歲武鄉郝砥峰先生司鐸吾邑公受業教以爲文程式作文以經史爲根柢二十歲爲諸生食廩餼受知督學使者善化賀耦庚先生命多讀宋五子書切已體察凡所訓迪皆立身從政之要一生學問得力於此二

十三歲嘉慶戊寅

恩科舉於鄉二十七歲爲道光壬午

恩科會試成進士改庶吉士分習

國書明年授福建安溪縣令在任二年調侯官縣尋署閩縣事升福州府同知加知府銜署邵武府知府試吏十年黽勉從事循聲卓著士民誠和第閩省縣缺苦而用度煩辦公拮据是時封翁兩次迎養官署教以節儉治內廉勤治外嘗誨之曰宅門以內家也宅門以外官也官錢辦官事尙恐不足詎可以家累官哉先哲有言居官一日不勤下必有受其弊者視官如家視百姓如兒女事必

躬親不爲左右朦蔽而下情乃通以儉養廉以勤補拙勉之慎之
毋虧公帑毋玷官箴公謹奉父命終身不敢忘乙未五月在邵武
府闈訃丁內憂清釐歷任交代請咨回籍封翁適得風痺疾七千
里外扶持歸里戊戌春正月封翁棄世庚子冬服闋揀發湖南補
永順府古丈坪同知先後權守常德衡州永順寶慶等府甲辰升
貴州大定府知府三十年苗疆俸滿加升銜咸豐辛亥護理貴州
道篆時公年已五十有七自揣筋力就衰恐有貽誤遂萌退志癸
十月卸事左腿時時作痛風濕所淫恐成末疾陳情各憲制府具
甄甫先生給假三月調治飭令病痊供職壬子秋九月在大定府

任內奉

旨授浙江杭嘉湖道十一月卸事倉庫交盤清楚自黔起程癸丑夏隨
月行次陝西長安縣疾益劇呈報大府委驗奏請開缺回籍調理
歸里杜門棲遲丙舍醫編藥錄不離案頭與弟樂山白首相依終
天倫之樂課子姪諸孫誦讀之餘習勞農圃使知稼穡艱難道禮
法重廉恥俾守耕讀家風毋替先業此公生平出處之大端也未
人必有所以守諸已而見諸施爲者乃能信友獲上不事干進而
自遭青眼之加世之不遇於時者動曰明珠暗投事有或然而要
未可概論也太阿之劍在室而謂壯士顧而不驚豫章之材在山

而謂匠石過而弗問有是理乎公厯官三省受知於當代名公鉅卿福建劉中丞韓芸舫先生保舉卓異制府孫文靖公奏升同知奉

詔列薦四次湖南保薦者爲吳少保淪齋先生貴州爲喬少傅見齋先生魏勤恪公撫閩時以福州同知薦入爲尙書又以大定知府薦宰侯官時公座師湯文端公按事至閩有他縣民投訟牒乞批侯官審辨問其故則曰侯官縣主不要錢不拖累小民一路採聽官聲賜詩二章有云路不拾遺碑在口案無留牘戶焚香論文論政旗亭酒循吏名臣首重驤守大定時侯官林文忠公總制滇黔修

府志志成爲撰序文語多褒美遷秩浙江貴東道周小湖觀察以詩贈行有仙館卅年推老宿吏民三省頌清官之句公所以得此於上下者固由所事大府皆賢所交同官皆善所治士民皆循良要豈無其本而遽獲上下交孚若此焉於戲可以見公矣生平砥礪名行能自刻苦無他嗜好獨喜觀書在官之日聽訟催科日不暇給然未嘗一日不讀書行役則舟輿館舍以書自娛山川風物時時見諸題詠手寫周易精義彙鈔孝經輯註濂溪文鈔劉子學言呂子粹語臣鑒錄擇要又集古今嘉言懿行爲景行編皆成於簿領之餘在閩與陸萊臧太守校刊孫文靖公泰雲堂文集在湖

南重修寶慶府志在貴州創修大定府志增輯黃虎癡學博所編
聖域述聞頒發學宮所在事賢友仁以文章道義相切劘仕與學
皆得其益投老農莊以詩書爲藥餌硯墨爲良田手鈔春秋精義
詩義折中庸章句夏小正朱子小學醫學述聞攝生要語農莊
隨筆性之所好樂此不疲也檢閱藏書總爲目錄有師友所贈者
有俸錢所買者每一開卷溫舊書如遇故人誦新書如獲良朋日
有孳孳不知老之將至此公獨知之趣安足爲外人道哉公於余
爲鄉前輩兼有世誼公之政蹟昭彰耳聞熟矣猶未得諸目見也
道光己亥吾鄉荒旱米價騰昂甯夏府禁米出口鄉人不得仰食

公適奉諱居里條陳救荒事宜上之縣主復致書甯夏縣知縣聞
明府汎雍絳之舟通秦晉之粟餉口有資人心乃定同治元年公
在籍奉

旨督辦河保路團務余亦忝與同事凡公所籌畫實力實心總期於安
內以防外費約而事舉有不便民者稟請撫憲侃侃而談無所忌
諱余不獲親睹公政蹟卽公之所以處鄉者而在官可知卽公之
所以在官處鄉者而生平所學概可知矣出爲循吏處爲耆德古
所謂鄉先生歿而可祀者微斯人其誰與歸爰述其梗概以志景
行且以爲鄉之後進者勸焉公所著有思果齋自省錄敬述編四

戒述言治家庸言讀書劄記鞠蔽廬存稿黔遊紀行目錄思果齋
雜著文稿思果齋編年詩草試帖偶存邵陽存稿閩省公牘湖南
常德衡州永順寶慶四府公牘貴州大定府公牘貴西道公牘藏
於家卒於同治二年十一月距生於嘉慶元年十二月享年六十
八歲